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董凝楹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五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止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凡九年

表例說

見第九十四卷

宋

乙酉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秀王師正大二年

金

蒙古

附

太祖二十年夏

諱昀太祖十世孫

榮王希瓚子寧宗

姪初名與莒寧宗秀王伯

賜名貴誠立為皇主第八

子更今名在位四子兄師

十年壽六十二岩初襲

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秀王爵

謀立濟王竑竑討平寧宗嘉

之史彌遠矯詔殺竑定十七

追貶為巴陵郡公年卒至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是授師

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彌檢校

春正月武仙殺史夏主李

天倪天倪弟天德旺乾

澤討仙仙走西定三年

山天澤復入真冬蒙古

定仙聞宋彭主來伐

義斌復山東州

縣乃以真定叛

殺都元帥史天

倪天倪弟天澤

時護母歸燕府

僚王守道追天

澤於道告之故

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少師嗣
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封至帝
全全欲坐致成敗陽寶祐六
與之期日遣兵應接年再見
而實無意也壬等信
之遂部分其衆以待
及期全兵不至壬等
懼事泄乃以其黨雜
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初不凌
如全軍狀揚言自山襲濮王
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爵嘉定
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十七年
壬尋得之擁至州治卒至是
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授不熄
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保康軍
不得已乃與約曰汝承宣使

且曰變起倉卒
部曲散在近郊
若能返旆當不
招自至天澤曰
不共國之讐死
亦當往況不死
耶遂傾貲裝易
鎧仗南還行次
滿城得士馬甚
衆遣監軍李伯
祐詣國王博囉
言狀且乞濟師
博囉即命天澤
嗣兄河北西路
都元帥遣薩納
台率銳卒三千

能勿傷太后官家乎嗣封

衆許諾壬子偽為李

巴陵公

全榜揭於門數吏彌

遠廢立罪且曰今領

竑

精兵二十萬水陸並

進人皆聳動比明視

之則皆太湖漁人及進封濟

巡尉兵卒耳王知事王二年

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潘王舉

於朝而帥州兵討士兵欲立

士變姓名走楚州甫竑竑不

丙皆死元春至行在獲已從

史彌遠懼甚急召殿之尋告

司將彭壬帥師赴之於朝率

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兵討平

將渡淮為小校明亮之史彌

援之合勢進攻

仙驍將葛鐵鎗

者擁衆來拒天

澤迎擊之乘勝

至中山畧無極

拔趙州仙敗奔

西山天澤遂復

真定

冬十月主伐夏取

甘肅州西涼府

十一月取靈州

進次鹽州川

遣使如高麗未至

盜殺之

武仙復襲真定史

天澤奔葉城

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令余
遠忌竑令余天錫入天錫逼
湖州逼竑縊於州治竑自縊
以疾薨聞尋詔追貶詔貶為
為巴陵郡公又降為巴陵郡
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公明年
州起居郎魏了翁金又追降
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縣公至
繼言竑之冤及禮部帝端平
侍郎直學士院真德元年詔
秀入對因曰陛下初復濟王
膺大寶不幸處人倫爵帝暴
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德祐初
四方所損非淺霄川進封鎮
之變非濟郎本志願王
詔有司討論雅熙追

宋彭義斌既敗
仙勢益蹙已而
潛令諜者結死
士匿真定城中
大歷寺為內應
仙夜斬關而入
據之天澤出奔
蕞城

封秦邸舍罪卹孤故
事斟酌行之帝曰朝

廷待濟王亦至矣德

秀曰若謂此事處置

楊石

盡善臣未敢以為然進封開

觀舜所以處象則陸國公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年時太

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后垂簾

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同帝聽

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政人多

願陛下進德修學以言本朝

掩前失世有母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后之聖

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石獨曰

為制置使撫之許事豈容

國至鎮李全妻楊氏概言昔

郊還國辭不見楊氏仁宗英
慙而歸國既視事痛宗哲宗
抑北軍犒賞十損八嗣位或
九全自青州致書於尚在幼
國國誇於衆曰全仰冲或素
我養育我畧示威即由撫育
奔走不暇矣全故留軍國重
青州國不能致乃數事有所
致厚餽邀全還劉慶未諳則
福亦使人覘國意向母后臨
國左右語覘者曰制朝宜也
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今上熟
以報全全還楚州上知民事
謁國端坐納全拜不天下悅
為止全退大怒慶福服雖聖
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孝天通

夢先令隔幕貌喏慶然不蚤
福亦怒既而全欲往復政得
青州恐國苛留更折無基小
節為禮國大喜全往人離間
青州國集兩淮馬步之嫌乎
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乃密疏
外以挫壯人之心楊章獻慈
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聖宣仁
謀已內自為備後全所以臨
遣慶福還楚為亂計朝之由
議官苟夢玉知之以遠及漢
告國國不為意及是唐母后
國晨起視事忽露刃臨朝稱
充庭客駭走國厲聲制得失
曰不得無禮矢已及上之太
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后覽奏

兵悉害其家大縱火即命擇
焚官寺兩司積蓄盡日撤簾
為賊有親兵數十人進石少
翼國登城樓絕城走保封永
伏道堂中宿焉賊擁寧郡王
通判姚紳入城犒兩至帝淳
軍使歸營是日慶福祐元年
首殺夢先以報其辱再見
明日國縊於途事聞魏公史
史彌遠懼激他變欲
事含忍以徐晞稷嘗
倖楚守海得全歡心彌遠
乃授晞稷制使令屈進封奉
意撫全全聞國死自化公十
青州還伴責慶福不八年為
能彈壓致忠義之閩右丞相

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兼樞密
廷不問知揚州趙范使拜太
得制置使印於潰卒師改封
中以授晞稷晞稷至魏國公
楚全及門下馬拜庭彌遠辭
下晞稷降等止之賊太師帝
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從之至
府稱全恩堂稱楊氏帝紹定
手足倒置矣四年再

三月葬寧宗皇帝於永見

茂陵

慈溪男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

政

楊簡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

恩州義斌敗之

許以寶謨

國既死李全牒義斌閩直學

於山東曰許國謀反士轉朝
已伏誅矣爾軍並聽議大夫
我節制義斌大罵乃封慈溪
斬齊牒人南向告天縣男累
誓衆見者憤激五月遷敷文
全自青州攻東平不闔直學
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士尋以
兵與戰全敗走獲其寶謨閣
馬二千劉慶福引兵學士致
救全又敗全退保山仕卒
咽抽山陽忠義以壯
楊氏及劉全皆欲親
赴難會全遣人求徐
晞稷書與義斌連和
乃止義斌致書沿江
制置使趙善湘曰不

誅逆全恢復不成但
能遣兵扼淮進據連
海以蹙之斷其南路
此賊必擒賊平之後
收復一京三府然後
義斌戰河上盱眙諸
將襄陽騎士戰河南
神州可復也盱眙四
總管亦各遣使致書
乞助討賊知揚州趙
范亦以為言史彌遠
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

魏國公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
和秋七月義斌尙真

定實以蒙古兵來襲
義斌死之京東州縣
盡陷 義斌既克山
東復納李全降兵兵
勢大振遂圍東平嚴
實潛約蒙古將博囉
罕合兵攻之兵久不
至城中食盡乃求和
義斌許之七月義斌
下真定道西山與博
囉罕等軍相望義斌
分實以帳下兵陽助
而陰伺之實知勢迫
即赴博囉罕軍與之
合遂及義斌戰於內
黃之五馬山義斌兵

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於

象州 夢昱上書言

濟王不當廢引晉太

子巾生漢戾太子及

秦王廷美之事為證

言甚切直史彌遠諷

御史李知孝劾之除

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

後帝以九成正色

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洪咨夔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遂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

事所為達其語遂擢
御史成大因與莫澤
李知孝共為彌遠鷹
犬凡忤彌遠意者三
人必相繼擊之於是
給事中王堅等駁德
秀所主濟王贈典莫
澤等繼劾之遂命提
舉玉隆宮咨夔亦言
濟王寃成大等復交
劾之鵠二秩由是名
人賢士排斥殆盡
冬十一月以薛極參知
政事葛洪簽書樞密
院事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
真德秀魏了翁之鯁
直乃上疏曰士大夫
汲汲好名正救之力
少而附和沽激之意
多扶持之意微而詆
訾扇搖之意勝既慮
君上之或不能容姑
為激怒之辭退俟斥
逐之命始則慷慨而
激烈終則懇切而求
去將以樹奇績而立
令名此則臣之所未
解蓋以陰詆德秀了
翁也踰月復言近年
諸老凋零後學晚出

不見前輩不聞義理
不講綱常識見卑陋
議論偏謬更唱迭和
蠱惑人心此風披扇
為害實深乞下臣章
風厲內外各務靖共
以杜禍萌遂拜右正
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

罷真德秀祠祿胡

夢昱貶時魏了翁出

關餞之李知孝遂指

了翁首倡異論將擊

之彌遠猶畏公議外

示優禮改權工部侍

郎了翁力以疾辭乃

出知常德府越二日
諫議大夫朱端常劾
了翁欺世盜名朋邪
謗國德秀奏劄詆誣
詔了翁落職奪三秩
靖州居住德秀落煥
章閣待制罷祠李知
孝上書乞追削流竄
德秀以正典刑梁成
大亦奏了翁已從追
竄人猶以為罪大罰
輕德秀狂僭悖謬不
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
彌遠勸帝下其章帝
曰仲尼不為已甚乃

止成大貽書所親曰
真德秀乃真小人魏
了翁乃偽君子此舉
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了翁至靖湖湘江浙
之士不遠千里負笈
從學乃著九經要義
百卷訂定精密先儒
所未有也德秀既歸
浦城修讀書記語門
人曰此人君為治之
門如有用我者執此
以往

給京軍緡錢以雪寒
給在京諸軍緡錢有
差出戍之家倍之自

是慶祥災異淫雨雪
寒咸給之

丙戌
寶慶三年

祥符子正大三年

太祖二十一年夏

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

賜諡錄張栻呂祖謙

善湘

秋八月置益政院

春正月史天澤以夏主李

陸九淵後 詔贈陸封祥符

說書 主詔設

蕞城之兵入真德旺乾

九齡直秘閣諡文達男三年

益政院於內庭

定武仙復走西定四年

沈煥直華文閣諡端進封子

以禮部尚書楊

山 蕞城守將 是年

憲錄張栻呂祖謙陸加食邑

雲翼等為說書

董俊以銳卒數 七月

九淵子孫官各有差至帝紹

官雲翼天性雅

百授天澤天澤 以後

九齡撫州金谿人幼定三年

重博學能文明

夜赴真定與薩 為夏

穎悟端重秦檜當國再見

於政事直言敢

納台合攻仙仙 主李

程氏學廢九齡獨尊

諫與翰林學士

走西山薩納台 睨元

其說舉進士調興國

所重

怒真定民反覆 年

教授嚴規矩勸綏引

冬十一月盱眙夏

驅萬人將斬之春上皇

翼士類興起改全州

教授卒張拭嘗與講

學期以任道之重呂

祖謙嘗稱之曰所志

者大所據者實允淵

九齡弟生而穎異與

其兄自相師友和而

不同其教人不用學

規有小過言中其情

或至流汗有懷於中

而不能自曉者為之

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

大槩而得其為人後

以將作監丞奉祠還

鄉學者稱為象山先

全來降

是皆吾民我力謚曰英
不能及一旦委文皇帝
去不幸被脅今廟號神
殺之何罪乃全宗秋蒙
釋之

古主以
兵壓境
城邑多
降德旺
憂悖而
卒弟覲
立號德
旺曰獻
宗

生九淵嘗謂學者曰
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
求在乎自立而已又
曰此道與溺於利欲
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
勸其著書九淵曰學
苟知道六經皆我註
脚及知荆門軍政行
令修民俗為變卒諡
曰文安九淵嘗與朱
熹會於鵞湖辨論多
不合及熹與至白鹿
洞九淵為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一章熹以
為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至於無極而
太極之辨則貽書往
來論辨不置焉其次
兄九韶亦學問淵粹
人稱為梭山先生九
淵門人其最著者曰
袁燮楊簡沈煥舒璘
燮端粹專靜為國子
祭酒延見諸生必迪
以反躬切己忠信篤
實是為道本聞者竦
然有得每言人心與
天地一本精思以得
之就業以守之則與

天地相似簡駕學力
行為政設施皆可為
後世法所著禮書行
於時煥定海人乾道
中為太學錄以所躬
行者淑諸人同僚忘
其立異或勸其姑營
職道未可行也煥曰
道與職有二乎適私
試發策引孟子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言路以為訕已
請黜之遂為高郵軍
教授終於舒州通判
煥人品高明不苟自
恕常曰畫觀諸妻子

夜卜諸夢寐兩者無
愧始可以言學璘刻
苦磨厲改過遷善從
張栻及九齡遊及聞
朱熹呂祖謙講學於
婺徒步往謁之乾道
中為徽州教授作詩
禮講解仕終宜州通
判

二月建昭勲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
熙載潘美李沆王旦
李繼隆王曾呂夷簡
曹瑋韓琦曾公亮富
弼司馬光韓忠彥呂
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浚陳康伯史浩葛邲
後益以趙汝愚凡二
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三月蒙古圍李全於青

州

秋八月衛涇卒

徐晞稷罷以劉瑋為淮

東制置使朝廷聞

全為蒙古所圍稍欲

圖之以晞稷畏懦謀

易帥劉瑋使鎮江副

都統彭忞延譽忞亦

垂涎代瑋從史尤力

故以瑋代晞稷忞代

瑋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

全作亂逐劉瑋以衆
降金瑋至楚州心
知不能制馭盱眙四
總管惟以鎮江兵三
萬自隨夏全請從瑋
不許彭忪曰瑋止夏
全是欲遺患盱眙乃
激夏全曰楚城賊黨
不滿三千健將又在
山東劉制使收功在
旦夕太尉曷不往赴
事會夏全忻然帥兵
逕入楚城時青亦自
淮陰入屯城內瑋駭
懼勢不容却復就二
人謀焉時傳李金已

死李福欲分兵赴青
州瑋令夏全盛陳兵
楚城李全妻楊氏使
人行成於夏全全諾
楊氏盛飾出迎與按
行營壘曰人傳三哥
死吾一婦人安能自
立便當事太尉為夫
子女玉帛干戈倉廩
皆太尉有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反與福
謀逐瑋遂圍楚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
時瑋精兵尚萬人窘
束不能發一令夜半
縋城僅以身免鎮江

軍死者大半將校多
死器甲錢粟悉為賊
有夏全既逐瑋暮歸
李全營楊氏拒之全
恐楊氏圖已因大掠
趨盱眙欲為亂盱眙
將張惠范成進閉城
門夏全不得入狼狽
降金朝廷聞之大恐
瑋自劾未幾死

丁亥
寶慶三年

春正月以姚朶為淮東
制置使 朝廷以姚
朶嘗與李全交驩故
命之朶朝辭帝謂曰

正大四年

夏五月蒙古遣使
來責歲幣
六月遣使乞和於
蒙古

太祖二十二年

夏五月李全以青
州來降
六月主滅夏以夏
主覲歸 主盡為蒙古

夏

夏主李
覲二年

夏城邑

南北皆吾赤子鄉其
為朕撫定之州至楚
城東艤舟以治事間
入城見李全妻楊氏
用徐肺稷故事而禮
過之楊氏許州入城
州乃入寄治僧寺中
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諡曰文至是詔
曰朕觀朱熹集註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發
揮聖賢蘊奧有補治
道朕勵治講學緬懷
典型可特贈熹太師
追封信國公踰月熹

秋八月宋將張惠

范成進以盱眙

來降詔惠專制

河南以拒蒙古

而使總帥完顏

額爾克戍之

冬十二月封李全

為淮南王全不

受時全敗完

顏額爾克於龜山

故也

蒙古入京兆關中

大震於是盡棄

河北山東關陝

唯併力守河南

保潼關自洛陽

克夏城邑其民所陷

穿鑿土石以避力屈降

鋒鎬免者百無於蒙古

一二白骨蔽野夏亡

主避暑於六盤右夏

山踰月夏主覲自元

力屈出降遂繫昊至

以歸時諸將爭覲傳

掠子女財幣耶十一

律楚材獨取書主凡

數部大黃兩駝一百

而已既而軍士九十

病疫唯大黃可六年

愈楚材用之所

活萬人

秋七月遣兵自鳳

子工部侍郎在入對
言人主學問之要帝
曰先卿中庸序言之
甚詳朕讀之不釋手
朕恨不與之同時也
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
蒙古 全被圍一年
食牛馬及人且盡將
自食其軍全欲降懼
衆異議乃焚香南向
再拜欲自經而使其
黨鄭衍德田四救已
曰北歸未必非福全
乃降於蒙古

六月戊申朔日食

三門析津東至
邳州之源雀鎮以李全行省事於
東西二千餘里
山東淮南
立四行省帥精冬十二月主卒於
兵二十萬以守
六盤山少子圖
禦之
類監國 主臨

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潼關南
據連山北限大
河難以遽破若
假道於宋宋金
世讐必能許我
則下兵唐鄧直
擣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然以
數萬之衆千里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

姚朮詔以統制楊紹

雲兼淮東制置使改

楚州為淮安軍劉

慶福欲圖李福以贖

罪於朝福知之亦謀

殺慶福於是二人互

相猜忌一日福偽稱

疾慶福往候之福乃

殺慶福以其首納於

姚朮朮大喜時楚州

自夏全之亂儲積無

餘綱運不續賊黨籍

籍謂福所致福畏衆

口數見朮促之朮謝

以朝廷撥降未下六

赴援人馬疲弊

雖至弗能戰破

之必矣言訖而

卒廟號太祖凡

四子長曰卓沁

性卞急而善戰

早死二曰察罕

台性慎密為衆

所畏三曰格德

依四曰圖類主

卒圖類監國

史天澤攻武仙於

西山仙敗走汲

天澤在真定

繕城壁修武備

為不可犯之計

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玿飲玿至福以玿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玿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玿鄭衍德救之得免絙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
討李福斬之 李全
之黨以贍軍錢糧不
繼屢有怨言全將國
安用閻通與張林邢
德王義深五人相謂
曰朝廷不降錢糧為
有反者未除耳乃共
議殺李福及全妻楊
氏以獻遂帥眾趨楊
氏家福走出邢德手
刃之相屠者數百人
有郭統制者殺全次
子通及全妾劉氏妾
稱楊氏函其首并福
首獻於楊紹雲紹雲

詔知盱眙軍彭牝及時
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青經理淮東八月牝
將張惠等執牝以盱
眙降金時檄牝及
總管張惠范成進時
青併兵往楚州使盡
戮李全餘黨牝得檄
不敢自決請制府及
朝廷處之朝議以時
青望重檄青區畫青
恐禍及密遣人報全
於青州遷延不決惠
成進以朝檄專委青
而不及已乃歸盱眙
設燕邀牝乘其醉縛

之渡淮以盱眙降於金

李全自青州復入淮安
殺張林 全得時青
報慟哭力告蒙古大
將求南還不許全因
斷一指以示之誓還
南必叛蒙古大將乃
承制授全山東淮南
行省得專制山東歲
獻金幣全遂與蒙古
張宣差及通事數人
還楚州服蒙古衣冠
文移紀甲子而無年
號楊紹雲聞其至遂
留揚州不還王義深

奔金國安用殺張林
邢德以贖郭統制亦
為全所殺

冬十一月大赦改明年
元

十二月蒙古兵入關外

諸隘四川制置使鄭

損棄三關逃歸議

者乞謹邊備以防南

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陷西和州知州事

陳寅死之蒙古兵

薄西和城寅率民兵

晝夜苦戰援兵不至

城遂陷寅謂妻杜氏

曰若速自為計杜厲

聲曰安有生同君祿
死不共王事者即飲
藥自殺二子及婦俱
死母傍寅斂而焚之
乃自伏劍死賓客同
死者二十八人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戊子
紹定元年

東陽公正大五年

圖類監國一年
圖類太祖第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

葛洪

春三月完顏陳和

尚大敗蒙古兵

密院事表韶同知院以端明

於大昌原蒙

事鄭清之簽書院事殿學士

古兵入大昌原

葛洪參知政事

拜參知

平章政事完顏

政事封

哈達以忠孝軍

東陽郡
公至帝
嘉熙元
年再見

提控完顏陳和
尚為前鋒陳和
尚擐甲上馬以
四百騎大敗蒙
古八千之衆士
氣皆倍蓋自有
蒙古之難二十
年間始有此捷
奏功第一名震
國中授定遠大
將軍世襲穆昆
忠孝一軍皆回
紇奈曼羌渾及
中原被俘避罪
來歸者驚狼難
制陳和尚御之

巳丑
紹定二年

有方坐作進退
皆中程式所過
州邑秋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
陣諸軍倚以為
重

正大六年

冬十月蒙古圍慶
陽

太宗元年

印度

諱諤格德依
祖第三子

木羅夷

秋八月主諤格德依

二國俱

立主自和博果朝於蒙

之地來會喪耶古

律楚材以太祖

遺詔召諸王畢

會請立主時圖

類監國諸王意
猶預未決楚材
言於監國曰此
社稷大計若不
早定恐生他變
監國乃與諸王
奉主即位於和
琳東奎騰阿
喇勒之地時庶
事草創禮儀簡
率楚材始定冊
立禮儀俾皇族
諸王尊長皆就
班列以拜又中
原新定未有號
令長吏皆得自

專生殺稍有忤
意者刀鋸隨之
至有全家被禍
者楚材以為言
命禁絕之
冬十二月始定算
賦中原以戶
西域以丁蒙古
以牛馬羊
以史天澤等為萬
戶分守中原
主以史天澤劉
哈瑪爾蕭札拉為
萬戶分統漢兵
真定河間大名
東平濟南五路

隸天澤平陽宣
德等路隸黑馬

庚寅
紹定三年

永王緝正大七年

太宗二年

春三月復起趙范趙葵

初皇子春正月蒙古入大

春三月立十路課

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緝卒未

昌原伊喇布哈

稅所初太祖

范葵皆方之子時

封至是

敗之慶陽圍解

征西域倉庫無

丁母憂求解官不許

詔贈保冬

十月蒙古主帥

斗粟尺帛之儲

乃卒哭俱復視事

信奉國

衆入陝西主以

於是羣臣咸言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

軍節度

完顏哈達伊喇

雖得漢人亦無

保康節度使京東鎮使開府

布哈行省事於

之使草木暢茂

撫使全不受命遂罷儀同三

闕鄉以備潼關

以為牧地耶律

知揚州翟朝宗全司追封

自還楚即厚募人為永王諡

楚材曰夫以天

兵全知東南利舟楫冲安

謀習水戰米商至併

富何求而不得

謀習水戰米商至併

富何求而不得

富何求而不得

謀習水戰米商至併

富何求而不得

富何求而不得

舟糴之留其舵工以
一教十又遣人泛江

昭王繹

湖市桐油黏伐厚募初皇子
南匠大治舳舻船復繹卒未
以糧少為辭遣海舟封至是
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詔贈忠
興告羅實欲習海道正保寧
以覘畿甸然以山東軍節度
未定而歲貢蒙古不使開府
可缺故外恭順朝廷儀同三
朝廷亦以全往來山司追封
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昭王謚
憂遣餉不絕全因縱冲純
遊說於朝復請建間
山陽又遣使入金且
欲銷朝廷兵備乃遣

樂平王

但不為耳誠均
定中原地稅商
稅酒醋鹽鐵山
澤之利周歲可
得銀五十萬兩
絹八萬匹粟四
十餘萬石何為
無用哉太祖曰
誠如卿言則國
用有餘矣卿試
為之至是楚材
奏立十路課稅
所設使副二員
悉用士人如陳
時可趙昉劉中
等皆在選中楚

軍士擄橋潛入京師縱火焚御前軍器庫

不恠

於是先朝兵甲盡喪以奉國全欲朝廷不為備且軍節度雖反而不敢遽絕其使卒贈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少傅追亦宣差以恫疑虛喝封樂平而蒙古實未嘗賞全郡王兵朝廷雖知其姦不之詰及全難麥舟過

祥符伯

鹽城知揚州翟朝宗

善湘

族尉兵奪之全怒以

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封祥符

徑擣鹽城戍將陳益子三年

樓強知縣陳遇皆遁進煥章

全入城據之朝宗遣閣直學

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秋八月史天澤攻武仙於汲仙敗走胡嶺關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

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士仍沿
全不許留鄭祥董友江制置
守鹽城而自提兵還使進封
楚州以狀白於朝朝伯明年
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再見
兵全不受命朝廷為
罷朝宗命通判趙璈
夫攝州事趙范趙葵
以全必反為慮累疏
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初以軍
淮制置使李全造器監丞
舟益急招沿海亡命權知棗
為水手又給趙璈夫陽軍至
以蒙古為辭邀增五是屯田
千人錢糧求誓書鐵成轉兩

鄞男史
嵩之

人繞出其後諸
軍合攻之仙逸
去屯胡嶺關天
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主帥衆入
陝西初主使
翁鄂羅至陝西
議和金行省伊
刺布哈赫舍哩
約赫德等懼其
泄事機留之及
布哈既解慶陽
之圍志意驕滿
乃遣翁鄂羅還
謂之曰我已準
備軍馬能戰則

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官復以
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明堂思
海入鹽城以贍其衆封鄆縣
官軍見者無不太息男賜食
全又遣人以金牌誘邑至帝
脅周安民等遣浮橋端平元
於喻口以便鹽城往年再見
來時執政多不以為
意獨鄭清之深憂之
力勸帝討全帝乃以
趙善湘制置江淮許
便宜從事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
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
揚州副都統丁勝拒

來翁鄂羅還見
主白之主怒即
與弟圖類即衆
入陝西翱翔京
兆同華之間破
諸山砦柵六十
餘所遂趨鳳翔

之全乃攻城南門趙
璚夫得史彌遠書許
增萬五千石糧勸全
歸楚州全擲書不受
璚夫恐亟發牌印迓
趙范於鎮江范亦刻
日約葵葵帥雄勝寧
淮武定彊勇四軍萬
四千赴之時全引兵
攻泰州知州宋濟迎
降全入坐郡治盡收
其子女貨幣將趙揚
聞范葵已入揚城乃
分兵守泰而悉衆攻
揚州葵親搏戰全將
張友呼城門請葵出

葵出與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問全來何意
全曰我非背叛索錢
糧耳葵曰朝廷待汝
以忠臣孝子而乃反
戈攻陷城邑汝云非
叛欺人乎欺天乎全
無以對彎弓抽矢向
葵而去自是屢戰全
兵多敗全志吞揚州
三城而兵每不得薄
城下計築長圍以困
之乃悉衆及驅鄉農
凡數十萬列砦圍三
城范葵命三城諸門
各出兵剗寨舉火為

期夜半縱兵衝擊殲
賊甚衆自是全一意
長圍以持久困官軍
不復薄城范令諸門
以輕兵牽制親帥將
士出堡砦西攻之全
分兵諸門鏖戰自辰
至未殺傷相當明日
范出師大戰獲全糧
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
行簡同簽書樞密院
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
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

三

人丞相深甫之孫也
帝即位議擇中宮楊
太后以深甫有援已
功命選謝氏女謝氏
惟后在室兄弟欲納
入宮諸父擇伯不可
會元夕縣有鵲來巢
燈山衆以為后妃之
祥擇伯不能止乃共
送后就道遂與賈涉
女同入宮賈女有殊
色帝欲立之太后曰
謝女端重有福宜正
中宮左右亦相竊語
曰不立真皇后乃立
假皇后耶帝不能奪

賈妃專寵後宮后處
之裕如不以介懷太
后益賢之帝禮遇日
加

辛卯
紹定四年

信安公正大八年

太宗三年

高麗

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

希瑄

春正月蒙古陷鳳翔

夏四月克金鳳翔秋蒙古

李全於揚州城下全

走死新塘

翔時鳳翔被五月國安用來降命將薩

以為山東路都里台率

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士第累

圍主遣諭哈達

元帥安用從師來伐

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成都

布哈言壯兵勢

李全侵宋揚州國人洪

官軍躡之蹂溺甚眾團練使

盛不可輕進主

全為宋將趙范福源迎

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主即位

復諭以鳳翔圍

等所擊敗死安降薩里

不出葵曰賊俟我收進潭州

久恐守者不能

用從全妻楊氏台即與

兵而出爾乃伏騎破觀察使

支可領軍出關

走山東遂來降福源攻

垣間收步卒誘之賊以公族

畧與渭壯軍交秋七月緯布罕至未附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

卷之五

五

兵果趨濠側李虎力近邸思戰城上矢石如雨注又特進賊退有頃賊別隊自安德軍東北馳至范葵揮步承宣使騎與賊大戰別遣虎至是慈等以馬步五百出賊明宮上背而葵率輕騎橫衝壽禮成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升節度葵范夜議詰朝所向使封信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安郡公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卒追封因其所易而圖之必信安郡王希勝不如出堡塞西門王希全置酒高會於平山瑄風資堂有堡塞候卒告范凝重胃范喜謂葵曰此賊更抱魁壘

手計北兵必當奔赴少舒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始出關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布哈遷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夏四月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蘇布特於倒回谷八月蒙古圖類入武休破興元

沔州為宋將張郡凡取宣所殺初金四十餘降人李昌國言城國王於圖類曰金所王瞰遣恃以安者潼關弟懷安黃河耳若出寶公王促雞以侵漢中不請和薩一月可達唐鄧里台置大事集矣圖類京府縣白於主主乃會達嚕噶諸將期以明年齊七十正月合南北軍二人鎮攻汴遣圖類先守而去趙寶雞縹布罕如宋假道淮東以趨河南至沔

而輕若果出必成擒揚人之
矣乃悉精銳數千而善不記
西取官軍素為賊所人之過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急人之
之全望見果喜官軍難不忘
見賊突鬪而前范麾人之思
兵並進葵親搏戰諸居官和
軍爭奮賊始疑非前寒盛暑
日軍欲走入土城李未嘗謁
虎軍已塞其甕門全告衣食
窘從數十騎壯走葵取裁足
率諸將慮之全趨新而已
塘新塘自決水後淖
深數尺全騎過之皆
陷淖中葵軍追及奮
善湘
長槍亂刺之全呼曰

遂侵仙人關
九月蒙古主圍河
中急慶善努棄
京兆東還簽樞
草火額爾克元帥
板子額爾克懼軍
力不足截故城
之半以守蒙古
百道並進城陷
草火額爾克猶親
搏戰數十合始
被擒就死板子
額爾克以敗卒三
千奪船走闕鄉
初板子額爾克在
鳳翔與監戰奉

州青野原為宣
所殺圖類間緯
布罕死日宋自
食言背盟棄好
今日之事曲直
有歸矣
八月圖類分兵三
萬入大散關攻
破金鳳州趙華
陽屠洋州入武
休遂圍興元破
之分軍而西
軍由別路入沔
州取大安軍路
開魚鼈山撤屋
為筏渡嘉陵江

無殺我乃頭目羣進封祥
辛碎其尸而分其鞍符伯二
馬器甲并殺三十餘年以煥
人皆將校也全死餘文閣學
黨欲潰國安用欲還士江淮

御六兒有隙六
兒曾譖額爾克奉
旨防秋畏怯違
避主信之至是
怒其不能死節
因杖殺之

入闕堡並江趨
葭萌畧地至西
水縣破城寨百
四十而還東軍
屯於興元洋州
之間以趨饒風

淮安奉全妻楊氏范制置使
蔡追擊大破之乃散進封侯

冬十一月蒙古圖

關

去范還揚州捷聞加加食邑

類兵入饒風關主以耶律楚材為

中書令楚材

趙善湘江淮制置大至六年

由金州而東將

奏諸州長吏專

使范淮東安撫使蔡再見

趨汴京民皆入

理民事萬戶府

淮東提刑

奉化公

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

保城壁以避之

專總軍政課稅

事

史彌遠

主召宰執臺諫

所專掌錢穀各

夏五月趙范趙葵等收

復淮安

勞苦已極為吾

不相統攝著為

復范趙葵進封魏

計者以兵屯睢

令又舉鎮海紐

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國公七

鄭昌武歸德及

赫與之同事權

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年以都
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城災五
千餘家城中哭聲震疏乞罷
天五月淮安五城俱斥乃降
破斬首數千燒砦柵封奉化
萬餘家淮北賊歸赴郡公明
援舟師又勦擊焚其年再見
水柵夷五城餘址賊
始懼王昺趙必勝全
子才等與賊大戰又
破之全妻楊氏絕淮
而去其黨遣馮垣等
納款軍門趙范許之
淮安遂平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
假道秋七月至沔州

京畿諸縣以大
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
備之京師積糧
數百萬斛令河
南州郡堅壁清
野彼欲攻不能
欲戰不得師老
食盡不擊自歸
矣主太息曰敵
至不能戰徒以
自保京城雖存
何以為國乃詔
諸將屯襄鄧十
二月蒙古兵渡
漢江哈達布哈
貴不得志燕京
路長官舒穆魯揚
德希木激怒皇叔
烏真使奏楚材
用南朝舊人恐
有異志因誣搆
百端鎮海紐赫
重山等懼楚材
曰立朝廷以來
每事皆我自為
諸公何預焉若
果獲罪我自當
之主察烏真之
誣逐其使者已
揚德希木為人
所訴帝命楚材

統制張宣殺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

臨安火延及太廟三

省六部御史臺秘書

省玉牒所帝素服減

膳撤樂宰執降官封

一等求直言籍田令

徐清叟上疏乞為濟

王置後以和異氣帝

不省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於

蒙古 四川制置使

桂如淵逃歸詔以李

璫為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趙彥呐副之

知興元府

禦之於禹山短

兵接三合蒙古

兵少却其在西

者望布哈親軍

環繞甲騎後而

突之富察鼎珠

力戰始退明日

蒙古兵忽不見

哈達布哈議引

兵入鄧州就糧

蒙古忽至哈達

布哈迎戰交接

之際蒙古以百

騎邀兩行省輜

重而去哈達布

哈入鄧州城隱

鞠治楚材奏曰

此人倨傲故易

招謗今方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

未晚也主私謂

近侍曰楚材不

較私讐真寬厚

長者汝曹當效

之主至雲中諸

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廩物料

文簿具陳於前

悉符楚材元奏

之數笑曰卿何

使錢幣流入如

此即日授以中

十二月新作太廟

其敗以大捷聞
百官表賀於是
民保城壁者皆
散還鄉社不數
日蒙古游騎突
至多被俘獲
書省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
以委之
九月攻金河中取
之
冬十月拔宋蜀口

諸郡

伐高麗以其殺
使者濟古爾也

十一月國類入饒

風關十二月渡

漢江金完顏哈

達伊喇布哈自

順陽還鄧州我

兵追之獲其輜

重

辰
紹定五年

魏公史天興元年

太宗四年

高麗

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

兵馬鈐轄屯棗陽

彌遠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降封奉

招唐鄧蔡州壯士三化郡公

萬餘人號忠順軍命二年復

江海統之衆不服制封魏國

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公明年

其軍為三衆皆帖然再見

珙又創平堰於棗陽

自城至軍西十八里

由八壘河經漸水側

水跨九阜建通天槽

八十有三丈溉田十

萬頃立十莊三轄使

春正月主聞蒙古春正月主自白坡國王王

兵趨汴召羣臣

渡河次鄭州使職盡殺

議尚書令史楊

蘇布特圍金汴蒙古所

居仁請乘其遠

京主遣人馳署達魯

至擊之平章博

報圍類以師來噶齊率

索不從而遣莽

會金完顏哈達衆入海

伊蘇等部民丁

伊喇布哈引軍島蒙古

壯萬人開短堤

援汴圍類與戰遣薩里

決河水以衛京

於三峰大敗之台來侵

城命兀爾佳薩哈

遂破金鈞州卒於軍

將步騎三萬巡

二月金將李平以其別將

河渡起近京諸

潼關降

色軍家屬五十

取金睢州

萬口入京城兀

夏四月金人請和

引軍還

軍民分屯邊儲豐足
珙又命忠順軍家自
蓄馬官給芻粟馬益
蕃息至是以母憂起
復駐劄襄陽

以史嵩之為京湖制置

使知襄陽府

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

書樞密院事

閏九月彗出於角帝

避殿減膳撤樂詔中

外臣僚指陳缺失無

有隱諱諸路監司察

守令之貪廉仁暴及

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

爾佳薩哈行至封

丘聞蒙古主自

白坡渡河遂還

蒙古兵奄至莽

伊蘇等皆死丁

壯得免者僅三

百人蒙古主入

鄭州遣將蘇布

特攻汴城主召

羣臣議所守有

言珠格高琪所

築裏城決不可

守外城決不可

棄於是決計守

外城命翰林學

士趙秉文為赦

蘇布特退軍河

洛

六月金徐州軍亂

國安用入據之

秋七月安用降

金

遣薩里台伐高麗

冬十月圖類卒

圖類生六子長

孟克次珠勒呼

三呼圖克圖四呼

必賚五實喇六

額呼布格

十二月遣使如宋

蘇布特復圍金汴

京

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謚曰恭聖仁烈外

朝以日易月宮中行

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

之蒙古再遣王檄

來京湖議夾攻金史

嵩之以聞朝臣皆以

為可遂復讐之舉獨

趙范不喜曰宣和海

上之盟厥初甚堅迄

以取禍不可不鑒帝

不從命嵩之報使許

之嵩之乃遣鄒仲之

文改元布宣悔
悟哀痛之意指
事陳義辭情俱
盡聞者莫不感
動

完顏哈達伊喇布

哈引軍援汴及

蒙古圖類戰於

三峰大敗忠孝

軍總領完顏陳

和尚死之蒙

古兵自唐州以

趙汴京哈達伊

喇布哈引兩省

軍自鄧州赴援

步騎十五萬進

往報蒙古許俟成功
以河南地來歸

次三峰山軍士
有不食至三日
者蒙古兵與其
河北兵合四面
圍之乘軍士困
憊乃開釣州路
縱之走而以生
兵夾擊軍遂
潰武仙走密縣
楊沃衍樊澤張
惠奮戰而死哈
達知大事已去
欲下馬戰而布
哈已失所在合
達乃與陳和尚
等以數百騎走

入鈞州蒙古合
兵攻之城破谷
達被殺陳和尚
俟殺掠稍定乃
出自言曰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
尚也大昌原衛
州倒回谷之勝
皆我也我死亂
軍中人將謂我
負國家今日明
白死天下必有
知我者圖類欲
其降不肯乃斫
足脛折之劃口
吻至耳噴血而

呼至死不屈布
哈走為蒙古追
兵所執圖類欲
降之不從唯曰
我金國大臣惟
當金國境中死
耳遂見殺自是
健將銳卒俱盡
不復可為矣
二月陝西諸將棄
潼關東還至鐵
嶺蒙古兵追及
皆被殺初主
聞蒙古入饒風
關遣圖克坦烏登
行省閔鄉以備

潼關圖克坦伯嘉
為關陝總帥便
宜行事會阿里
哈傳旨召烏登
援汁烏登遂與
潼關總帥納哈塔
和碩秦藍總帥
完顏重喜等盡
撤秦藍諸關之
備從號入陝同
華閼鄉一帶軍
糧數十萬斛備
關船二百餘艘
皆順流東下俄
聞蒙古兵近糧
皆不及載船悉

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靈寶硤石
倉粟會蒙古游
騎至守將李平
以潼關降於蒙
古蒙古兵遂長
驅至陝烏登發
閩鄉軍士各以
老幼自隨行至
鐵嶺欲戰而饑
憊於是重喜先
降蒙古斬之兵
遂大潰烏登和
碩走山谷間追
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陷睢州遂圍

歸德府時行省
持嘉紐勅命
經歷冀禹錫守
禦禹錫竭其才
智歸德得不陷
復以完顏薩布為
左丞相先是
完顏薩布謂都
事商衡曰宰相
必用文人以其
知為相之道薩
布何所知使居
此位吾恐他日
史官書某時以
某為相而國亡
遂請致仕至是

蒙古攻汴日急
主大懼平章政
事博索以為勢
必講和和議定
則首相當往為
質乃請主起復
薩布為相且括
汴京民軍二十
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
警巡使強仲力
戰却之蒙古
立砲攻洛洛城
中唯三峯潰卒
三四千及忠孝
軍百餘守禦而

已留守薩哈連
死元帥任守貞
復立府事及守
貞援汴河南人
共推強伸為府
僉事領所有軍
二千五百人甫
三日蒙古兵圍
其三面伸括衣
帛為幟立之城
上率士卒赤身
而戰以壯士數
百往來大呼救
應其聲勢與萬
衆無異兵器已
盡以錢為鏃得

蒙古兵一箭截
而為四以筒鞭
發之又創過砲
用不過數人能
發大石於百步
外所擊無不中
蒙古益兵力攻
凡三月餘不能
拔乃退

主遣曹王額爾克為
質於蒙古請和
夏四月蒙古退
軍河洛 蒙古
主遣使自鄭州
至汴諭主降主
乃封荆王守純

子額爾克為曹王
命尚書左丞李
蹊送之蒙古為
質以請和諫議
大夫費摩阿固
岱為講和使未
行蒙古蘇布特
聞之曰我受命
攻城不知其他
也乃立攻具沿
濠列木柵驅漢
俘及婦女老幼
負薪草填濠項
刻平十餘步平
章博索以議和
不敢與戰城中

喧闐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

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更迭上下晝夜不息城上樓櫓隨擊而碎我軍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砲起火發其聲如雷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城上不可奈何因以鐵繩懸震

天雷順城而下
至掘處火發人
與牛皮皆迸碎
無迹又有飛火
槍藥火發人亦
不敢近蒙古惟
畏此二物蒙古
攻城十六晝夜
內外死者以百
萬計於是主母
明惠皇后陵被
發蘇布特知不
可取乃為好語
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耶國人
因就應之乃遣

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汴京解

嚴

命平章政事完顏

博索致仕博

索恒怯無能性

復貪鄙主令致

仕

五月汴京大疫

六月徐州埽兵總

領王祐張興都

統封仙等夜燒

草場作亂逐行

省圖克坦伊都蒙

古國安用率兵

入徐執祐等斬

之以封仙為元

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飛虎卒申福等

殺蒙古行人唐

慶等三十餘人

於館主不問和

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來降

封為克王行東

京尚書省事賜

姓名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

州宿州東面總

帥劉安國邳州

杜政皆以州歸

之安用遂據三

州蒙古帥阿穆爾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

主既盟諸將皆
散去安用無所
歸遂同德全安
國因宿州從宜
衆僧努以自通
衆僧努以聞主
遣近侍直長因
世英等持手詔
至邳封拜安用
且以空頭河朔
山東赦文使得
便宜從事安用
出見使者跪揖
如等夷因使人
取主所賜物遍
觀之喜見顏色

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大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

宣世襲千戶宣
各二由是與安
用有隙

恒山公武仙等會
兵救汴八月遇
蒙古於京水皆
潰初三峯之
敗仙走南陽收
潰軍得十萬人
屯留山汴京被
圍主詔仙與鄧
州行省完顏思
烈鞏昌總帥完
顏呼沙呼合兵
入援仙至密縣
東遇蒙古兵即

報思烈曰阻澗
結營待仙至俱
進思烈急欲至
汴不聽主又命
樞密使持臺齊
喀帥兵應仙思
烈等至京水遇
蒙古兵不戰而
潰仙衆亦散走
還留山寨齊喀
思烈軍潰即夜
棄輜重馳還
括粟民間主以
和議既絕懼兵
再至乃復僉民
兵為守禦備遂

括汴京粟以完
顏珠赫等主之
珠赫諭民曰汝
等當從實推唱
既而罷括粟復
以進奉取之且
賣官及令民買
進士第前御史
大夫內族哈周
復觀進用建言
京城括粟尚可
得百萬石主乃
命合周為參知
政事與左丞李
蹊復括之哈周
先令各家自實

壯者存石有三
斗幼者半之仍
書其數門首敢
有匿者以升斗
論罪所括不能
三萬斛而滿城
蕭然死者相枕
貧富束手待斃
而已主聞之命
出太倉米作粥
以食餓者翰林
直學士錫默愛
實歎曰與其食
之寧如勿奪為
奉御巴納所告
主怒送愛實有

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冬十月以汪世顯

為鞏昌便宜總

帥初世顯以

戰功為征行從

宜分治陝西西

路時調度窘迫

世顯發家貲率

豪右助邊鄰郡

效之軍餉遂足

主以呼沙呼為

鞏昌總帥世顯

同知府事二人

盡忠固守以抗

蒙古及呼沙呼

勤王東下而潰
乃以世顯代之
世顯勵志自奮
擢械精贍

十一月完顏用安

襲徐州不克

用安欲圖山東

累徵兵於徐宿

王德全劉安國

不應會主以密

詔徵兵東方用

安因聲言入援

駐師徐州城下

以招德全德全

不出會劉安國

與宿帥衆僧努

引兵入援至臨
渙用安遣人殺
安國因攻徐州
三月不能下退
歸漣水以軍食
不給詣宋乞糧
宋陽許之用安
即日改從宋衣
冠而陰通於主
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主出奔河
北蒙古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
絕勢益危急召
諸臣入議或言
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或言
宜沿西山入鄧
或言設欲入鄧
蒙古蘇布特在
汝州不如取陳
蔡路轉往鄧下
主未決乃起判
院白華問之華
言歸德城雖堅
久則食盡決不
可往既汝州有
蘇布特則鄧下
亦不可往計今
事勢當直赴汝
州與之一決汝
州戰不如半途

戰半途戰不如
出城戰蓋我軍
食力猶在也若
出京益遠軍食
益減事益難矣
主不從集軍士
於大慶殿諭以
親出以右丞相
薩布平章博索
右副元帥恩楚
左丞相李蹊元
帥左監軍圖克
禔嘉等帥諸軍
扈從參政納紳
樞副兼知開封
薩尼雅布等留

守主發汴京與
太后皇后妃主
別大慟至開陽
門詔諭留守兵
士曰社稷宗廟
在此汝等壯士
毋以不預進發
之數便謂無功
若保守無虞將
來功賞豈在戰
士下聞者皆灑
泣是日鞏昌元
帥呼沙呼援兵
至言於主曰京
西三百里之間
無井竈不可往

癸巳

紹定六年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
后於永茂陵
孟珙擊金武仙於順陽
破走之遂復鄧州

天水公天興二年

善湘

封祥符
侯三年

不如幸秦鞏主
決意東行進次
黃陵岡博索擊
蒙古降其兩寨
得河朔降將主
赦之授以印符
遂向河朔蒙古
蘇布特聞主棄
汴復進圍之

太宗五年

春正月主濟河使
完顏博索攻衛
州與蒙古兵戰
大敗主走歸德

高麗

春正月金汴京西國王
面元帥崔立殺職遣兵
汴京留守完顏收復西
納紳及薩尼雅京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以資政
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殿大學
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士致仕
刺瑗相犄角謀迎金進封天
主人蜀遂犯光化其水郡公
鋒甚銳珙逼天錫壘至帝淳
一鼓拔之壯士張子祐二年
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再見
將士四百餘人又敗
金人於呂堰俘獲不
可勝計遂攻順陽武
仙敗走馬蹬山縣令
李英及中州安撫張復魏國
林皆以城降伊喇瑗公爵二
孤立而懼遣使請降年改封
珙納之為易衣冠以魯國公

博索伏誅主
遣使徵糧於歸
德總帥持嘉紐
勒歡送糧千五
百石至蒲城東
六軍給糧盡因
留船二百張布
為幄主遂乘以
濟河會大風後
軍不克濟蒙古
和克追擊於南
岸元帥和德希
力戰而死兵溺
者近千人主次
於北岸望之震
懼遂次於溫麻

布以城降
夏四月蘇布特軍
青城金雀立以
金后妃及梁王
從恪等至軍中
蘇布特殺二王
及族屬而送后
妃等赴行在遂
入汴京舊制凡
攻城不下矢石
一發則屠之汴
京既陷蘇布特
遣使言於主曰
此城相抗日久
士卒多傷請屠
其城耶律楚材

賓禮見於是降者相尋拜太
繼珙言於史嵩之曰師左丞
歸附之人宜因其鄉相以疾
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求解政
民而立之長少壯藉詔彌遠
為軍俾自耕自守才有定策
能者分以土地任以大功宜
職事使各招其徒以加優禮
殺其勢嵩之從之授保寧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昭信軍
仙於馬蹬山降其衆節度使
而還武仙愛將劉充醴泉
儀詣珙降珙問仙虛觀使進
實儀言仙所據九峇封會稽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郡王奉
登沙窩砦山三砦蔽朝請卒

岡遣博索帥師
攻衛州蒙古聞
之自河南渡河
博索遂退師及
蒙古史天澤戰
於白公廟敗績
棄軍東遁主進
次魏樓村猶欲
俟蒙古兵至決
戰少頃博索至
倉皇言軍已潰
壯兵近在堤外
請幸歸德主遂
與副元帥和爾
和等六七人夜
登舟潛渡河走

聞之馳見主曰
將士暴露數十
年所爭者土地
人民耳得地無
民將焉用之主
未許楚材又曰
凡弓矢甲仗金
玉等匠及官民
富貴之家皆聚
此城殺之則一
無所得是徒勞
也乃詔除完顏
氏一族外餘皆
原免時避兵在
汴者尚百四十
萬戶皆得保全

其前三砦不破石穴追封衛
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王諡忠
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獻彌
矣珙乃遣兵攻離金遠為相
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凡二十
壯士擣王子山砦斬六年用
金將首而出遂圍馬事專且
蹬殺戮山積還至沙久權傾
窩西與金人遇大捷内外初
未幾丁順復破默候欲反韓
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僣冑所
六日破其七珙料仙為故收
勢窮感必上岵山絕名賢才
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老成布
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於朝廷
果登山及半文彬麾及濟王

歸德翌日諸軍
聞主棄師遂大
潰主入歸德遣
奉御珠嘉塔克實
布往汴京奉迎
太后及后妃諸
軍怨憤主乃暴
博索罪殺之
立作亂以梁王
從恪監國而幽
之自為太師尚
書令都元帥以
城降蒙古時
蘇布特攻城日
急内外不通殍

遂為定制
六月取金洛陽
以孔元楷襲封衍
聖公從耶律
楚材之請也
秋九月塔齊爾圍
金蔡州冬十月
宋將孟珙等帥
師來會塔齊
爾以數百騎至
蔡州城下為金
所敗自是不復
薄城分築長壘
圍之會宋將孟
珙江海帥師二
萬運米三十萬

旗伏兵四起仙衆失不得其
措枕藉崖谷山為之死論者
褚殺其將烏蘇展擒紛起遂
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專任僉
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壬以居
小水河乃召文彬等臺諫一
授方畧明日攻石穴時君子
丙夜蓐食啓行晨至貶斥殆
石穴時積雨未霽文盡帝德
彬患之珙曰此雪夜其立已
擒吳元濟之時策焉故恩寵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終其身
自寅至巳遂破石穴

毗陵公

仙走追及於鮎魚砦
仙望見易服而遁復
戰於銀葫蘆山又敗

薛極

死相望及主遣
使至汴奉迎兩
宮人情益不安
崔立因民洶洶
潛謀作亂時兩
宮已出至陳留
見二三處火起
疑有兵復馳還
汴京明日崔立
拔劍指完顏納
紳及薩尼雅布
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坐視何
也麾其黨先殺
薩尼雅布次殺
納紳及左司郎

石至塔齊爾大
喜益修攻具十
一月及宋軍以
攻具薄城金人
自東門出戰珙
遮其歸路得降
人言蔡城中饑
珙曰已窘矣當
盡力以防突圍
遂與塔齊爾約
南北兩軍無相
犯十二月進逼
柴潭樓拔之蔡
州恃潭為固外
即汝河潭高於
河五六丈珙召

之仙與五六騎奔追

是年罷

之隱不見降其衆七

樞密使

萬珙還襄陽

封毗陵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

郡公以

古將塔齊爾伐金取

觀文殿

唐州

大學士

九月壬寅朔日食

知紹興

金人來乞糧不許

府兼浙

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

東安撫

等帥師會蒙古兵圍

使至帝

金主於蔡州

端平元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

年再見

相鄭清之為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薛極為

樞密使喬行簡陳貴

誼參知政事

中納哈塔德輝等

麾下謂曰彼所

十餘人遂勒兵

恃者此水耳決

入宮集百官議

而注之洄可立

所立立曰衛紹

待遂鑿堤潭果

王太子從恪其

決入汝水珙命

妹公主在北兵

實以薪葦塔齊

中可立之乃遣

爾亦決練江於

其黨韓鐸以太

是兩軍皆濟合

后命往召從恪

攻其西城墮之

至以太后誥命

金徐州降

為梁王監國百

官拜舞立自為

太師都元帥尚

書令鄭王弟倚

為平章政事侃

為殿前都點檢

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
奉朝請彌遠尋卒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

大等有罪免時成

大權刑部侍郎有旨

黜之提舉鴻禧觀刑

部尚書兼給事中莫

澤論成大暴狠貪婪

苟賤無恥遂寢祠命

既而臺臣交劾莫澤

貪淫忤害工部尚書

李知孝侵欲亡厭皆

罷之蓋三人皆黨附

史彌遠排斥諸賢而

成大尤心術險巇凡

可賊害忠良者率攘

其黨皆拜官遂

送款諸蘇布特

軍蘇布特至青

城立服御衣儀

衛往見之蘇布

特喜飲之酒立

以父事之還城

悉燒樓櫓未幾

遷梁王及宗族

近屬於宮中以

腹心守之限其

出入以荆王府

為己私第取內

府珍玩充實之

羣小附和請建

功德碑翟奕以

臂為之四方賂遺列
置堂廡導賓客觀之
欲其效尤雖知孝亦
鄙其為人卒皆貶死
天下快之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
始親政勵精求治鄭
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為已任收召賢才擢
之朝廷詔明年改元
端平

曾從龍宣繒免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
御史 帝親政五日
即召咨夔為禮部員
外郎入對帝問以今

尚書省命翰林
直學士王若虛
為文若虛曰今
召我作碑不從
則死作之則名
節掃地不若死
之為愈然我姑
以理諭之乃謂
奕曰學士代王
言功德碑謂之
代王言可乎且
丞相既以城降
則朝官皆出其
門自古豈有門
下人為主帥頌
功德而可取信

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

於後世者乎矣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納之翌日與王遂並

蒙古圍亳州

拜御史咨夔謂遂曰

三月富察官努作

朝無臺諫久矣要當

亂殺左丞相李

極本原而先論之因

蹊等主以官努

上疏乞權歸人主政

權參知政事

出中書以致平治之

主在歸德隨駕

道且劾資政殿學士

親軍及河壯潰

袁韶仇視善類諂附

軍漸集珠嘉紐

史彌遠詔奪韶祠祿

勒歡懼不能給

又論趙善湘鄭損陳

白於主乞遣出

賊納賂史彌遠怙勢

城及就糧於徐

肆姦失江淮荆襄蜀

陳宿三州主不

漢人心罪狀顯著詔
善湘有討李全功特
寢免賅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極與
胡榘聶子述趙汝述
附史彌遠時人謂之
四木

得已從之止留
元帥富察官努
忠孝馬軍四百
五十人馬用軍
七百人於城中
官努以馬用本
歸德小校一旦
拔起心常輕之
又以主時獨召
用計事而不及
已因謀圖用時
蒙古特默底圖
亳州且日遣兵
薄歸德民心搖
搖官努請壯渡
河再圖恢復紐

勒歡沮之官努
不悅異志益定
李蹊以聞主深
憂之乃諭馬軍
總領赫舍哩阿
里哈等陰察其
動靜阿里哈反
以主意告官努
官努乘隙率衆
攻用殺之遂以
卒五十人守行
宮劫朝官聚於
都水瑪哈雅納
以兵監之驅紐
勒歡至其家悉
出所有金貝然

後殺之因大殺
朝官李蹊已下
凡三百人軍士
死者三千人薄
暮官努提兵入
見言紐勒歡等
反臣殺之矣主
不得已暴紐勒
歡罪而以官努
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崔立執主
之后妃及梁王
從恪等送蒙古
軍蒙古蘇布特
殺從恪等以后
妃北還崔立

以天子袞冕后服進於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訊掠慘酷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楷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

林在道艱楚萬
狀尤甚於徽欽
之時蘇布特入
汴城立時在城
外兵先入其家
取其妻妾寶玉
以出立歸大慟
而已
五月富察官努襲
敗蒙古軍於亳
州初衛州白
公廟之潰官努
母為蒙古所獲
主命官努因其
母以計請和官
努乃密與特默

倭言欲劫主以
降特默倭信之
還其母因定和
計官努乃日往
來講議或乘舟
中流會飲遂陰
定斫營之策五
月五日祭天軍
中陰備火槍戰
具官努率忠孝
軍四百五十人
自南門登舟由
東而北夜殺守
隄邏卒徑至特
默低之營四更
接戰忠孝軍卻

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默岱不能支遂大潰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錫馨總軍以守亳州富察官努幽主於照碧堂六月官努伏誅官努既敗特默岱勢益暴橫居主於

照碧堂禁近無
一人敢奏對者
主惟日悲泣於
是內侍局令宋
珪奉御鈕祜祿
溫綽烏克遜愛
實等密謀討官
努且聞蔡州城
堅池深兵衆糧
廣咸勸幸之以
救饑窘會蔡息
陳穎等州便宜
總帥烏庫哩鵠
運米四百斛至
歸德且請臨幸
主意遂決官努

力陳不可出號
於衆曰敢言南
遷者斬主遂與
珪等謀召宰相
議事而令溫緯
伏於照碧堂門
間官勢進見殺
之忠孝軍聞變
皆擐甲溫緯請
主親撫慰之於
是主御雙門赦
忠孝軍以安反
側

蒙古陷洛陽中京
留守強伸死之
主以強伸守

中京有功降詔
褒諭授中原留
守又以參政內
族思烈自南山
領軍十餘萬入
洛行省事伸建
一堂於洛川驛
東名曰報恩刻
詔文於石願以
死自效已而蒙
古自汴驅思烈
之子於金昌府
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
射之聞崔立之
變病不能語而

死總帥烏凌阿
呼圖代行省事
仲行總帥府事
月餘糧盡軍民
稍散蒙古兵復
至呼圖以蒙古
兵強即以輕騎
挈妻子出奔蔡
州於是鷹揚都
尉獻西門以降
仲知城不能守
率死士數十突
東門出轉戰至
偃師力盡就執
見蒙古帥塔察
伸語不遜左右

持使北面伸拘
項南向遂殺之
主走蔡州 主留
元帥王壁守歸
德遂如蔡州時
久雨朝士扈從
者徒行泥水中
掇青棗為糧足
脛盡腫明日至
亳州從者二三
百人馬五十匹
而已行次城中
父老拜伏道左
主遣近侍諭以
國家涵養汝輩
百有餘年今朕

無德令汝塗炭
朕亦無足言者
汝輩無忘祖宗
之德可也皆呼
萬歲泣下留一
日進次亳南六
十里避雨雙溝
寺中蒿艾滿目
無一人迹主太
息曰生靈盡矣
為之一慟及入
蔡遂以完顏呼
沙呼為尚書右
丞總領省院事
烏庫哩鎬為御
史大夫總帥如

故張天綱權參
知政事富珠哩
小羅索簽書樞
密院事呼沙呼
有文武才選士
括馬繕治甲兵
未嘗一日忘奉
主幸秦鞏之志
近侍久因睢陽
幸即汝陽之安
皆言西幸不便
主信之呼沙呼
惟深居燕坐瞑
目太息而已時
蒙古兵去蔡差
遠商販頗集主

安之命選室女
備後宮及修見
山亭為遊息之
所呼沙呼切諫
乃止呼沙呼定
進馬遷賞格得
馬千餘匹又遣
使諸道選兵詣
蔡得精銳萬餘
兵威稍振忠孝
軍提控李德率
十餘人乘馬入
省大呼以月糧
不優幾於罵詈
呼沙呼縛德杖
之主曰此軍得

力方欲倚用卿
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對曰時方
多故錄功隱過
自陛下之德至
於將帥之職小
犯則決大犯則
誅蓋小人之情
縱則驕驕則難
制故強兵悍卒
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軍士聞
之無復敢犯法
者是時從官近
侍皆窮乏悉取
給於烏庫哩錫

錫不能人滿其
欲日夕交譖於
主主遂疏錫錫
以被譖憂憤成
疾多不視事

秋

八月宋史嵩之
以兵會蒙古軍
陷唐州主使穆
延烏登等行省
院事於息州
蒙古塔齊爾遣
使約宋來攻蔡
州宋將史嵩之
先以兵會塔察
兒侵唐州右監
軍烏庫哩黑漢

戰死城遂陷宋
軍駐於息州之
南降者日衆息
州刺史烏庫哩
呼魯懼請益兵
為備主以參知
政事穆延烏登
簽書樞密院富
珠哩小羅索帥
忠孝軍五百往
將行主諭之曰
北兵所以常取
勝者恃北方之
馬力就中國之
技巧耳至於宋
人何足道哉以

呼嚕畏縮命瓜
爾佳玖珠代之
九月主使完顏阿
固岱如宋乞糧
將行主諭之曰
宋人負朕深矣
朕自即位以來
戒飭邊將無犯
南界今乘我疲
敝據我壽州誘
我鄧州又攻我
唐州彼為謀亦
淺矣蒙古滅國
四十以及西夏
夏亡及我我亡
必及宋脣亡齒

寒自然之理若
與我連和所以
為我者亦為彼
也卿其以此意
曉之

蒙古塔齊爾及宋

孟珙等圍蔡州

九月主拜天

於節度使廳羣

臣陪從成禮主

戒諭之因賜卮

酒酒未竟邏騎

馳奏敵兵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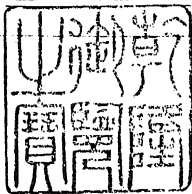
突至城下將士

踴躍咸請一戰

主許之是日分

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主遣兵接戰又敗之十月宋將孟珙江海帥師赴蒙古之約塔齊爾益修攻具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軍民且營

畫禦備未嘗入
私室軍民感奮
始有固志十一
月南北兩軍以
攻具薄城主盡
籍民丁防守親
出撫諭之未幾
柴潭樓陷兩軍
合攻西城西城
墮呼沙呼摘三
面精銳日夕戰
禦主謂侍臣曰
我死無所恨所
恨者祖宗傳祚
百年至我而絕
耳已而微服率



兵夜出東城謀
遁去及柵遇敵
兵戰而還

徐州降於蒙古行

省右丞相完顏

薩布死之時

徐州節度使郭

約羅約源州叛

將麻琮襲破徐

州徐州將士以

蔡州被圍又迫

於蒙古兵議出

降薩布弗從自

縊死麻琮遂以

州降蒙古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五